

清晨,薄雾掩映下的水壑。
黄春平 摄

▲山脊上的古枫。黄春平 摄

▲水壑山上多
树泡。黄春平 摄



我的篮球 我的队

李飞



1991年,作者(后排右一)与“酃县百货商场篮球队”
的队友们合影。

大概是1991年吧,那时我在酃县百货商场工作,正是国营商业企业的黄金年代。那一年的国庆期间,县政府按惯例地组织辖下各单位开展篮球赛,喜迎国庆。但为了鼓励全民参与,这次的比赛降低了门槛,公司一级的单位也可以组队参赛。得到消息后,我第一时间请示单位领导罗书记。一向以铁公鸡出名的罗书记,竟然同意我们组织一支球队参赛,而且还破天荒地同意给球队购买一套球服。对,你没听错,是全套一套球服!

罗书记给出的理由是,球队只需队长在公开场合时穿球服。当我一脸懊恼地把消息告诉同伴们时,大家一听就泄了气,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这时公司助理会计小刘对我们说:没事,这个问题我来解决。后来他把商场成衣柜一批积压多年的球服,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处理了,变成了我们的球服,而且每人一套!一时欢声笑语,皆大欢喜。当然,这一切都是背着罗书记偷偷进行的。

队伍在七拼八凑下总算拉起来了,总共有十来个人,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,叫“酃县百货商场篮球队”,简称“百商队”。但队员素质却参差不齐。有的经常打篮球,有的却从小到大很少摸篮球。队员也高低不齐,胖瘦不一。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商场场长的儿子亚亚,不满十八岁。但不但个子矮小,而且还身材单薄,一脸稚嫩像,弱不禁风的样子,看上去整个一未成年。我们一上班,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训练。经常练得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,表现得十分投入。

不久,小组赛开始了,是在县邮电局球场上进行的。和我们分在一个小组的,有商业队、财政局队、矿粉厂队。我们首先是和商业队的比赛。商业队是我们的老大哥,队员是从商业系统各单位挑选出来的精英,也是酃县篮球联赛的传统强队之一。而我们充其量也就是精英之外的精英,老话说的“矮子里面挑出来的高子”。和老大哥的比赛,当然不能真枪实弹的干,因为一者大家都是熟人,面子抹不开。而且差距摆在那里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再者同组的财政队是他们的强力竞争对手,如果在和我们的

比赛中受伤了,万一领导怪罪下来,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因此比赛进行得一团和气,有点像太极拳表演,花拳绣腿,极具观赏性。当老大哥们带球突破时,我们只是虚晃一枪,高声呐喊,远远地用声音目送他们上篮得分。当然轮到他们投篮时,他们也不会防守,只是张开双手,做防守状。能不能投进,听天由命,看自己的造化了。大获风景的是,每当我们队派亚亚上场时,在一旁观战的财政队就会有人大声起哄,说我们非法雇佣童工打球,要去劳动部门投诉。你说气人不?

接下来是和财政队的比赛。我们就全力以赴,使出吃奶的力,不惜一切代价,全力阻止他们得分。财政队也是一支县联赛的强队,队里有县队的主力中锋,也就是喊“使用童工”喊得最响的那个。一上场,对他们的中锋,我们采用的是自杀式肉搏防守。他们的中锋一但拿球,我们就派两个人夹击他,不停地打吊在他手臂上,不惜付出犯规的代价。总之是不能让他们轻易得分。比赛结束后,对方的中锋下场时,摸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胳膊,问:你们到底是打球还是打架?

小组中和我们实力最为接近的,是同为菜鸟队的矿粉厂队。他们和我们一样,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,都属草根级别。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年轻,体力更好。因此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,比拉不开。两边不停地跑来跑去,不停地打铁,满场菜鸟乱飞。为了取得一场胜利,我也是拼了老命,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,双腿如灌了铅似的,几乎虚脱,瘫倒在球场上。记得当我在场上蒙进了一个球时,我高兴坏了,好像买彩票中了奖一样。不幸的是,这场荣誉之战,最终我们还是输了,虽然比分相差不多。

三战皆墨,是我们最终的战绩。但这并不影响比赛结束后我们聚餐时的心情。重在参与是我们的口号。聚餐结束后,我们全体队员身穿整齐的队服,在照相馆留下了合影。

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们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以团队的形式参加的正式比赛。几十年后,那张相片成为我们珍贵的历史记录。

征稿启事

“厂BA”火热开赛中,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,也让不少株洲市民陷入对曾经火热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“回忆杀”之中。

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,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的血脉。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,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目世界冠军。

籍今天“厂BA”之盛况,本版特推出“热血株洲:重温厂矿体育的辉煌岁月”的系列专栏,诚邀各位曾亲历过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红火岁月的读者朋友们,提笔写下记忆中的与株洲厂矿体育相关的种种。来稿请发送邮件至zrzrbgs@163.com,有图片更好,期待您与我们分享您心中的那段激情岁月。

地名记忆

水壑:品山东水好去处

黄春平

水壑在哪里?为何叫水壑?作为山搭界水相连的本土人来说,我在2017年之前对水壑的了解几乎为零。

2017年,炎陵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,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已退到“二线”的老同志又赴脱贫攻坚“一线”,方才踏上省级贫困村水壑这块陌生的土地。在4年零3个月的驻村时间里,我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,访遍了这里的每家每户。

水壑是炎陵县与郴州资兴市交界的船形乡下辖的一个建制村,村域面积13平方公里,最高海拔960米。水壑因何得名?地名源自何时?村里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准确说法。

我几番查找县史资料,方知水壑作为村级地名首见于1958年,地名之称谓按老一辈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源于水壑里。水壑里是现在水壑村的一个自然村(村民小组),既是个小地名也是个老地名,现今多位九十年代的村民都说自小就有水壑里。水壑是清一色的客家人,水壑里之“里”是客家话的尾音,相当于北京话的儿化音,水壑里就是水壑。

照此来说,就是把水壑组这个小地名当作了水壑村的地名来使用了。以小地名作大地名使用或是大地名又有同名的小地名,在历史上或是当下都很常见,如长沙市下面有长沙县,株洲市下面有株洲县,船形乡下面也有个船形村,等等。

那么,水壑这个地名究竟是因何而命名的呢?

水壑森林覆盖率高,水源丰富,水系发达,有4条大溪纵贯全境,即大荣塘溪、田塘溪、茶山下溪、梅花岭溪,小溪不计其数,甚至有谷就有溪,这些小溪七拐八绕最后流入斜滩河。同时,水壑山场宽且山谷众多,而客家人称山谷为沟壑,将水源多、沟壑多的地方命名为“水壑”也就契合地形地貌特征了!

1958年前,现行水壑地域作为村级组织早已有之,1994年版《酃县志》在行政区划的章节里有过小皮坑保(现为村民小组)、小河乡之称谓。很早前,水壑村(保、乡、大队)就建在南北走向的山脊之上,只不过现在的村部是在这条山脊上向南挪动了约200米而新建的,一株多次被雷击而烧空、树龄过百年的“树坚强”古枫树见证了这里的变化。

山脊西北方向逶迤的群山之下是发源于桂东入山面的斜滩河,以及与水壑接壤的船形乡政府(人民公社)新、老驻地新生村、船形村,而视野慢慢抬升至天际处便是炎陵西乡最高峰金紫峰。金紫峰山脊的背面则是郴州的安仁、永兴、资兴等县(市)。

每当落日时分,伫立水壑村部,便可遥望金紫峰最美的夕阳、最艳的晚霞,以及夕阳映照下的峰峰岭岭、沟沟壑壑,与我一同驻村的县作协主席刘青松有诗作《水壑观夕照》曰:“鸿蒙初未启,混沌九天中。谷壑烟霞满,黛峰花树荣。赤霞忽破晓,碧落恰飞龙。险路云端立,遥瞻正气横。”

村部山脊东南方向绵延而去高矮不一的大山,则如同此起彼伏、不急不慢的海浪,浪底是船形的同睦村,浪中是沿楠村,而远处活像一个大浪来袭而形成的一道天幕,霎时就挡住了你的视野,它的背面偏东南方向是水口镇,东北面是炎帝陵所在地的鹿原镇。晴朗

的早晨,当五彩的阳光从天幕上越过,标志水壑新的一天开始。

“路无三尺宽,地无三尺平,下山踢后脑,上坡咬脚跟。”“开门见山,出门爬山。”“人在云中走,鸡在雾中啼。”这是外人对水壑的第一印象。

水壑山多林密,沟壑纵横,山势陡峭,境内有遮天蔽日的阔叶林,杉木、笋竹、油茶、油桐、野生茶是水壑传统经济林,也是民众赖以生存的传统底产业。在水壑有成片的野生大叶苦茶,成为农业科技部门选定的研究基地。

这里因山高水冷,耕地不多,稻田尤稀。长期以来,除耕种单季水稻外,粮食主要源于旱土,靠种早稻、红薯、黄黍、黍子、高粱填饱肚子。在水壑,老百姓称早稻为“岭禾”,即山岭上种的禾,实行烧山垦复轮种。一般第一年种黄黍,第二年种红薯,第三或第四年才是种早稻。水壑桐子多,榨油后的桐子饼碾碎后拌草木灰、粪肥,是种早稻的上等肥料,亩产有三四百斤。随着农田灌溉条件改善和水稻品种改良、产量提高,早稻种植面积减少,1989年后水壑已无人种植。

水壑曾是炎陵县地理位置最偏僻、交通条件最差的17个行政村之一。昔日国家供应的粮食或凭票购买的生活物资,耕作所需的石灰、化肥等生产资料,都得依靠人力从山下的新生、船形或同睦沿着崎岖小道,艰难爬行十来里路程肩挑背扛上山。

历史上,水壑百姓居住条件也极为简陋。因村内可加工砖瓦、烧制石灰的资源稀缺,山下的建材又无法人力大量挑运上山,村民建房只有就地取材,垒石为基,拌泥巴墙,盖杉皮顶,祖祖辈辈居住土坯房。年已80岁的陈立邦是水壑的“排匠”,这里不少土坯房都是他的“杰作”。“像水壑这种地处偏僻的地方,传统上老百姓建房都是就地取材,拌泥巴墙,上面盖杉皮避雨。”陈立邦说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,受够了交通之苦的水壑百姓,也在促逼交通之变。1996年开始,水壑发动群众大会战,以米数计算分到各组各户,人工开挖了从山下到山上9公里的首条简易村道。在政府的支持下,2008、2011年村里又先后两次发动群众捐款18万元硬化村道,水壑终于有了首条东西走向的水泥村道。2019年,第二条即南北走向的5米宽水泥硬化村道竣工通车。

有了便利的交通,加之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,村民的住房条件也逐渐得到了改善。“旧日杉皮顶,今朝碧瓦房;飞檐凌翠宇,绿树映苍桑。”这是最好的写照。

水壑最美是春天。“逶迤行径径,四野舞翩跹。雨露濯桃李,芬芳渡岭山。东风催紫黛,碧柳戏潺湲。青翠生乡壤,蕨蔬跃九天。”每到春季,古树长出新枝,冬眠乔木吐出嫩叶,山山岭岭铺满绿色;杉木、树莓、桃李、山梨、杜鹃、油桐、泡桐次第开花,行走山野如入花海,满眼都是你喜欢的色彩,到处是你喜欢的味道。

当雨后天晴或是气温骤变,水壑清明如洗的大山里,刹那间云海涌动并弥漫山谷,人立其中当有孙悟空腾云驾雾的感觉,而远处的山峰则在云海若隐若现,非常壮观,异常美丽。

魅力水壑,品山东水乡村旅游的好去处!

旧事

那山,那人,那事

龚淑君

“叮咚!”手机突然弹出一则消息,原来是学校开始征集新一批的支教老师。看到熟悉的报名表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多年前的支教岁月。

那年,我跌入了人生的低谷:相恋一年的男友突然提出分手,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,如同突遭晴天霹雳,我痛苦不已。恰好,此时学校公开征召教师到偏远山区支教。我急切地想逃离熟悉的圈子,跳出痛苦的沼泽,当下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
坐上驶向支教山区的大巴,我不由满怀兴奋和期待。几个小时颠簸的路程之后,汽车在山脚下停了下来。下了车,顺着眼前泥泞的小路往远处看,映入眼帘的是高低低低苍翠的山。有过几次支教经历的同伴指了指远处,说:“看,那里就是我们支教的地方!”顺着同事指的方向,我看到了山脚下排列着一排排瓦房,烟雾缭绕其中,恍如隐居于山林里孑然一身的老僧。“真不可思议,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竟然还有村子,竟然还有学校!”我心想。

山路坑坑洼洼,我和同伴们拎着重重的行李箱艰难地走向村子。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,他就是校长。校长憨笑着领我们走到几间破旧的瓦房前,说:“你们住那边!”我惊讶,这就是学校了!没有大门,没有围墙,只有一排陈旧的瓦房,瓦房前面几棵苍老的榕树。宿舍的环境更是一言难尽,掉了墙皮的墙面,布满蜘蛛网的墙角,房间内除了一张破旧的床什么都没有。坐下后,我打开手机,想给家人报个平安,发现手机一格信号也没有,瞬间,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,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:“真是穷山恶水。”

校长给我们搬来了一张桌子,又取了抹布擦去桌子上的灰尘,看到宿舍里的地板上有垃圾,他不知从哪儿取来了扫把和垃圾桶,帮我们打扫卫生。校长寡言少语,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:“你们看看还需要什么?”我知地方贫瘠,不敢提要求。后来我们才知道桌子、扫把、垃圾桶都是校长从自家搬来的,学校并没有多余的桌子和日用品,他一心想着把我们安顿好,就贡献了自家的东西。

与大城市里迥乎不同的生活节奏、新的生活环境、说着方言的当地人,都让我恍若置身于梦境。一个叫小静的二年级学生,放学后时常在我的宿舍外流连,我留意到她的脸上,手上有污迹,便带她到学校的水龙头洗手洗脸。通过闲聊了解到,小静的父母到大山外的城市打工去了,只有小静和奶奶相依为命,奶奶年事已高,对小静也疏于照顾,小静处于放养的状态。我用纸巾替小静擦干脸上的水,把她哄到宿舍,帮她梳理头发,并将一对蝴蝶发卡送给了她。她捧着发卡高兴高采烈地回家了,不一会儿,又折回来,从后背把书包扯到身前,拉开拉链,取出一瓶百花油,伸手给我。我一开始茫然,等她示意我往脸上涂抹时,我才发现我的脚上和日用品,他一心想着把我们安顿好,就贡献了自家的东西。

期中家访时,我跟着学生走过长长的崎岖的山路,爬上了一座小山,夜色正浓,繁星满天,四下寂静,远处是重重叠叠的山的黑影,近处清新温柔的空气扑面而来,安静的夜,让人心也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,那些烦心的事被一层一层过滤掉,内心变得澄澈透明。

我真像陶渊明笔下的渔人,船撑到了尽头,发现了洞口,看见了光,寻到了桃花源。我被大山里怡然的自然环境、淳朴的民风、善良热心的人深深地感染了,也被深深地治愈了。那颗原本疲惫不堪的心,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休憩,慢慢变得轻盈愉悦。

一年后,我的支教时间到期,即将离开山区。我将自己带来的一盒圆珠笔,一分送给学生,在他们的作业本里郑重其事地写下了对他们的祝福,学生们很惊喜,纷纷道谢。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我,谢谢这儿温暖了我的心。

冰心奶奶有言:“愿你的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彩,来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。”支教岁月,是我人生一段宝贵的记忆,那山,那人,那事,温暖如阳光,鼓励着我大步往前走。